

侯秀芬 著

神州奇人

北方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在神州大地上有多少身怀绝技的大能人。他们凭着“一招鲜”的本事，给人们带来了福音。本书介绍的有那捕蛇、养蛇、取蛇毒而制成良药，治疗心血管病的白衣使者；有那当年为叶剑英元帅治病而几次推迟发表讣告的医圣；有那为今天的人们垫鼻、绷脸而增添妩媚的美容大师；还有那将死人的头颅骨复原该人生前面貌而揭开迷案、陈案和无头案的能工巧匠。作者以文学的笔调，细腻的情感娓娓叙来，既有可读性，又有实用性，是一本颇有生活情趣的书。

目 录

1. 《天方夜谭》新篇 1

死人的头颅骨看起来可怕，可是要把他们复原成塑像，就可以揭开多少无头案、陈案和悬案哩。

2. 梁思成的姻缘 23

建筑大师梁思成享遐遐。他的成就，他的婚姻，他的逝世，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3. 殊途同归的悲欢 81

共产党的元老和国民党的将军，一对男女，结下了难解的情缘。欲爱不敢爱，欲恨恨不起来。几经周折，终成伴侣。可是，是喜还是悲呢？

4. 遥感预测有奇人 98

气功大师张延生遥感预测的确身手不凡，他曾和其他大师一起为叶帅发功，推迟了讣告的发表。

5. 预审员记忆拾零 129

预审员朱沙脑子里的破案故事就是多，什么出卖

“抗美援朝战争”情报的特务啊，什么企图轰炸天安门城楼的间谍啊，真是一个接着一个。

6. 他心里没有那么多污浊 138

在那非常的时代，曾经发生了一桩轰动全国的“伪造毛主席诗词”的冤案，这起冤案的主人公就是陈明远。陈明远不仅是诗词高手，而且是计算机专家。他在两个不同的领域一展宏图。

7. 毒蛇献宝酿琼浆 154

多少民族将毒蛇奉为图腾，它是守护、复仇、神速、青春的象征。这里要说的是覃公平等白医战士们捉蛇、养蛇、实验蛇、取蛇毒为心血管病人治病的故事。

8. “阿波丸”之谜 172

沉船事件是神秘的，“阿波丸”沉船之谜更是神秘。这条画有绿十字的船，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载有两千多人，载有无数的金银财宝，在逃回日本的途中，被鱼雷击中。时至今日，海底的宝贝打捞上来没有呢？

9. 孤胆英雄谢甫生 184

谢甫生就像虎口拔牙的勇士一样，战斗在敌人的司令部里。他获取了一个个宝贵的情报，使多少红军战士幸免于难。他是我们党的无名功臣，可是在浩劫的灾难中，也遭到了厄运。

10. 梅花与金茶花 195

享有盛誉的梅花与金花茶，清丽俊美，香飘万里。

可是，你知道有一个人终生却与这花儿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他是谁呢？他就是北京林学院的教授陈俊愉先生。

11. 爱丽丝海峡遇险记 209

又是一个海难的故事，不过，这是发生在今天南极探险中，科学家蒋加伦不幸掉入了冰海里。在被低温即将杀死的危难时，他脱险了，得救了，在生与死的边缘他建立了奇功。

12. 桃李芬芳兴民乐 219

他是一个大学教师，可是他却为普及民乐甘当“孩子王”。这其中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真是连他自己也说不清。这位品格高尚的人名叫屈连江。

13. 美容大师李文龙 227

女人美丽，世界才有光彩。如何使女人永葆青春呢？这就需要巧夺天工的大师点缀，修补，妆饰。这位从台湾归回的美容大师李文龙先生经历坎坷，技艺超群，给多少女士带来了美丽与自信。

14. 废品堆中夺宝记 234

从废品堆中能创出国宝来吗？一般人当然不行，可是他行，他就是国家鉴定委员会委员程长新先生。

15. 琼瑶的情与爱 244

言情作家琼瑶的作品给多少少男少女带来了情感的滋润。在生活中的琼瑶又是怎样的呢？这里记叙的是琼

瑶本人的婚恋观,她的苦恼,她的磨难以及她的幸福。

16. 我们共同的朋友 253

迈克尔·夏底诺把自己的一生与生命献给了中国,这里有他的事业,他的爱……

17. 迟来的春天 263

火箭专家谈镐生与名门之女邓团子在不幸中结合,在忧患中相偕,在阴影中互慰,他们比寻常百姓吃了更多的苦。当然,他们还是迎来了春天的太阳,哪怕是迟来的呢?

18. 日本孤儿寻亲记 272

抗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苦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苦难。日本军人的儿女曾无辜被杀害,有幸存者活到了今天。他们又回日本去认亲,结果得到的有甜果、苦果及涩果。

19. 晶莹的心 280

正是充满了梦幻般的年龄,可是,刘玲却得了癌症。她该怎么生活下去呢?不能说她没有过沮丧,但是在她美好的心灵里更多的是向望、奉献与希冀……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事儿渐渐地淡忘了；可有些事儿却想抹也抹不去，深深地镌刻在记忆的年轮里。像用死人的头颅骨恢复他（她）生前面貌的故事，现在想起来就像昨天发生过的一般清晰。创造故事奇迹的这两位能工巧匠就是中国科学院古人类与古脊椎研究所标本馆的普通工程师，一位是年师八旬、身板硬朗的王存义，他是颅骨复原的元老；另一位是才过不惑之年的张建军，他们像植根于冰雪中的松柏一般，顶风冒雪，坚忍不拔，行进在探索的道路上。他们的一双妙手，可以使埋入黄土的死人土土变“活”，恢复他们生前的面貌，有男，有女，有的娇媚，有的丑陋。骇人的白骨变成了“活人”，就会产生新的故事：罹难而死的得到昭雪，有学术价值的立起了伟像，是英烈雄魂的一展丰姿。下面我要说的是——

《天方夜谭》新篇

走进标本馆的工作间里，我看到了一尊尊塑像，有中国猿人，有妙龄少女，有踢足球的小淘气，还有银髯飘拂的吴

承恩等，虽年龄各异，风度不一，但都给人以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感觉。

“太奇妙了，这都是用人的头颅骨雕塑的吗？”我疑惑不解地问。

“是啊！”两位塑像大师点点头。

置身在这不同时代，不同气质的塑像前，仿佛人也超越了眼下的时空，而走向了一个新的天地，这就是雕塑家们的世界。

拉开世界颅骨复原的帷幕，我仿佛看见了开创颅骨塑像的鼻祖——苏联的格拉西莫夫，他用人的颅骨，巴上石膏，塑出猿人像，古人像，还为刑事破案复原人像。

“我们就是要作中国的格拉西莫夫，这每一尊像都有一段故事哩！”身材魁梧、憨厚朴实而内在灵秀的张建军向我讲述了一——

1 女尸之谜

面前的这四尊女青年石膏半身像，有的娇憨可爱，温柔似水；有的鲜活泼辣，目光犀利；有的妩媚，芬芳动人。她们都是青春芳菲的妙龄女子，但是都已告别了人间，走向了阴曹地府。

人们也许还记得那惨绝人寰的“女尸之谜”一案吧——

那是在颠连起伏、云雾缭绕的云贵高原，树木葱茏，花香郁馥，巨大的芭蕉树伸展着羽状的枝叶，树冠参差错落地穿插于阳光中，象一朵朵云头似地遮在人们的头上，为他们遮晒纳凉。

布依族的山寨里，走出了——一个绰号为“混乱”的淫棍，我

们暂且叫他 M 吧。

他瘦条的个儿，三角儿似的脸，一双贼亮的眼睛滴溜溜地乱转。在人迹罕至的山峦古道，在等候火车的候车室里，在蟋蟀吟唱的草丛中，一双含着邪念的眼神，暧昧着俊俏的姑娘。

看那林间的土埂小径上，走来了刚刚结婚不久的新媳妇永莲，她年方二十六岁，修长的身段，微耸的胸脯，一双秀目，闪着几分忧思。刚刚和丈夫吵了嘴，一赌气离开了家。这不，遇到了“混乱”。别看“混乱”大字不识，与媳妇搭讪却很内行。

“前边路陡，要小心啊！”

拗着性的永莲，迎着夕阳残照的晚霞，俊美的脸蛋又平添了几分绯红色，更显出妩媚的姿色。“混乱”伴着永莲走着，说着，本来噘着嘴的小媳妇，笑了。像山茶花似的动人。走山涧，过小溪，“混乱”关心地扶拉而过。稍顷，在婆娑的树影下小憩时，“混乱”摸索着永莲的脸颊，永莲躲过去，他又偎倚在她的身上，永莲跳闪开，他又扑上去，按倒女人，永莲苦挣不过，只得就擒。当她又气又恨哭泣着还没有抬起头来的时候，她哪里想到，手腕上闪亮的手表，身上挺括的新衣又吸引了“混乱”的视线。只见他一个鹞子翻身，伸出魔爪，掐住永莲的脖子，她喊救命，无人回音；她哀求魔鬼放手，他怎肯罢休。直到她窒息，离开了人间，“混乱”才放手。扒去手表和衣服，乘着暮霭夜色，人不知鬼不觉地把这具赤裸的女尸，拉进了早已窥探好的曲曲弯弯漆黑一团犹如地狱般的拉干洞。这里荒无人烟，他悠然自得地在洞口用石头垒起一座屏障，然后哼着小调，乐乐滋滋地回家了……

又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李明秋，在人群熙攘的贸易集市上，做完买卖，正准备回家。“混乱”看她脸皮儿白白的，嫩嫩的，象山花瓣儿，象雪莲苞。穿着却很一般，便笑嘻嘻地递上一件花上衣，几元钱脱手，乐得明秋姑娘像吃了蜜似的甜。“混乱”摆摆手说：

“这有什么？你这么漂亮的姑娘，送件衣服都是理当的。”

“混乱”与她相跟着，说笑着走出了集市。

在朦胧的月色中，迷离的树影下，心毒手狠的色狼又以同样的手段，蹂躏了这朵含苞欲放的小花，扬长而去，拉干洞里又多了一具女尸。

就这样，两具、五具、十具女尸一个个被拖进了黑幽幽的洞里。花开花落，天长日久，下面的尸体腐烂了，叠在上面的却一具比一具新鲜。乌云遮住了月亮，夜露滴洒在绿草叶上，似乎在为姑娘们呜咽、流泪。夜风呼啸，象是十女的魂灵在哭号；淫雨霏霏，象是淌着十女流不完的泪。谜，冤屈的谜底何时才能揭晓？终有一天，四蹄的狗嗅到了人味儿，撞翻了洞口的石墙，肆虐地冲进洞里，放开胃口，大嚼大咽，临了还拖出了胳膊、大腿，有的丢失在大路上，惨状令人目不忍睹。一位送小学生回家的教师，和孩子们一起看到了人的肢体，孩子们吓呆了，他也感到一阵头皮发怵：

“赶快报告派出所。”

公安人员随即赶来，打起火把，闯进了黑幽幽的拉干洞，望着眼前人尸狼藉，臭味熏鼻的现场，久经沙场的公安人员也难以控制心头的愤懑，人们的眼睛都冒出了火，不约而同地喊着：

“一定要抓住凶犯，一定要为民女报仇雪恨！”

公安人员分析，根据堆积的女尸推断：罪犯一定就在附

近的山寨。他们深入村野集市，顺藤摸瓜，终于发现了蛛丝马迹，M的一个亲戚告发，这个“混乱”时常卖女人的衣物手表，他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他老不正经，沾花惹草已成癖好。又怎不让人生疑？公安人员火速拘捕了M。并从他那里搜出了许多女人衣物的罪证。

“混乱”的罪证确凿，被送上了法场，挨了枪子，归了西天。然而，群众依然在唏嘘慨叹，他死得便宜，一条命，怎抵得上十个花儿似的人呢？他死有余辜。难平人们的心头恨啊！

冤伸了，屈解了，可被害的女尸还难以分辨。上面的六具尸体，由于还能看出轮廓，已被家属认领。可是，还有四具陈尸，尸骸离散，四具头颅骨无人认领。

怎么办？只有用科学的办法来释谜了。公安人员携带头颅骨来到了古人类所，找到了张建军，请他复原。听了这个悲惨的故事，张建军的内心就像是掠过一阵愤怒的狂风，狂风吹过，留下的是惋惜、痛楚的情绪。他怀着满腔的义愤，夜以继日地干起来。他测量标定出一个个女尸颅骨的软组织肌肉厚度和五官的位置及形态特征，定下标点，用油泥联接塑制。几个月后，四尊女像雕塑出来了。这个端庄而深沉，那个秀丽而矜持；这个一脸稚气而招人喜爱，那个满面春风令人销魂。现在看这四尊如花似玉的女儿像，联想她们的悲惨遭遇，谁不感到更加可悲、可叹。为了推进核实查找工作，张建军亲自偕四尊头像，前往贵州，协同公安人员一起，走村串户，发动乡邻，多方查找，辨认塑像。他们顶着星光月影，踏着荆棘草蔓，来到了深山的三都县三洞公社红星大队，社员们涌来了，争先恐后地观看，人们异口同声地说：

“这是明秋啊！真是李明秋，她赶集就没有回来，她的命真苦啊！”

因死者没留下照片，对照她妹妹的像片倩影，也有相似之处。公安人员认可了。随后又翻山寨，走石崖，他们又来到了金永莲的家。因为死者的家人不愿认领，只好请邻居们出来辨认，一见塑像，他们就说：

“哟，是她，是永莲。”

微翘的鼻子，一双黑宝石似的传神的秀眼，不是永莲，是谁呢？听着人们又佩服又惋惜的评价，疲惫不堪的张建军的心头，像喝了清泉水一般甘甜、欣慰，心里舒畅了，身上也不觉得累了。“走！继续找。”说着，这一队人马，又消逝在鸟语花香的密林丛中……

2 保姆失踪

阳春三月，春风和煦。一群无忧无虑的小学生正在太原煤建公司宿舍区的楼前踢足球，“好，破门。”随着喝采声，飞射的足球跃进了球门，飞进了两楼的夹缝里。

“哎，你不能小点劲儿吗？”

小伙伴们吆喝着，跑着，钻进楼的夹缝里，使出吃奶的劲儿钩球。“啪”，随着咕噜而出的球，又滚出一个圆古隆冬的塑料包来。

“这是什么？看看这是什么宝贝？”

好奇的孩子们围拢近来，打开包儿，定睛一看，啊，不得了，包丢在脑后，孩子们弹丸似地喊爹喊娘地吓跑了。是什么？原来是颗脑颅骨。消息传到了市公安局，公安人员赶快取走了颅骨，送交法医检验。这颗颅骨惨遭毁坏，有刀刃

割过的痕迹，看来是大卸八块的肢解，颅骨颜面有被焚烧的迹象。尸骨侵蚀的程度说明，此人死在半年之内，这肯定是一起发生不久的骇人听闻的谋杀案。被害者是谁？是男？是女？

凶手在哪里？为什么这么惨无人道？

疑团又送到了北京。张建军仔细端详，就发现这个颅骨额头垂直，眉峰略平，下颏呈圆形，这是女颅的特征。看骨骼判断年龄，也就是二十四、五岁。“大概又是个情杀案。”小张心里嘀咕着，脑海里已浮现出这位女子的轮廓，瘦削的面颊上，一双杏眼含着哀怨，微张的朱唇似有说不尽的冤情。半个来月的揣摩复原雕塑，一尊俊逸秀美的女子塑像出来了。塑像运回到太原时，公安人员已经侦破到一个二十四岁女保姆的失踪案，女塑像是不是她，就看报案上告的一位母亲的认定了。

那一天，在公安局侦破科，门被推开了，一位母亲和她的另一个女儿带着凄苦的神情进来了。公安人员并未通知她们来看塑像，只是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情和她们谈案情。她，是不是这位母亲失去的女儿呢？大家都是不得而知。可是，坐定后，妹妹环顾四周，眼神突然被桌上的半身塑像吸引，她象是不相信，又揉揉眼睛，起身走到塑像前，抽抽嗒嗒地抹起泪来。

“你为什么哭？”

公安人员问。

她哽咽地说：“我看她象我的姐姐。”

沉浸在悲哀中的母亲，神情一直有些木然，但是听了小女儿的话头，便抬起头来，一个踉跄，奔到跟前，起初也是一惊，继而嘶叫道：

“是小莲子，是我的小莲子。”

她们母女俩靠在塑像上，抚摸着，端详着，眼泪扑簌簌在滚落在前襟上。小莲子似乎也在向亲人洒下一掬悲伤的泪水，像呻吟，像哭泣，在吟泣中，时光倒流到七年前——

小莲子出生在晋北山区，这里虽然日子苦，可是水土养人，姑娘们出落得象仙女一般，白皙的面庞上，匀称地雕塑出杏眼、翘鼻、朱唇，十七岁的小莲子在姑娘中更是鹤立鸡群般地出众，她秀美，端庄，生气勃勃，象出水芙蓉似地翩然于人前。俊俏的姑娘总是心数高，她仰慕花花绿绿的大城市生活，为自己编织着绚丽的梦。

“妈，听说又来招保姆了，我想去，给您赚点钱回来，孝敬您。”

“不去，大城市的人邪性，你一个大姑娘就不怕？”母亲不允。

可是架不住同村里几个姊妹“联合阵线”的央求，母亲的堤坝被攻坍了。

“孩子大了，让她飞吧！出去也好见识见识。”

临行前，母亲左叮咛，右嘱咐，惟恐女儿掉进深渊。

女儿怀着梦幻般的憧憬，来到了太原市。落脚在一位老干部的家里，过上了虽是伺候人的，但也是向往已久的大城市生活。这家人挺和气，为人很好，并不歧视小莲子。专门腾开一间小房让她住。一天采购做饭，收拾屋子，姑娘作惯了家务，一点儿不感觉厌烦，在轻哼着的歌声中，送去了一天天，一月月，她感到自己象掉进了蜜罐子！这里连带抽水马桶和浴缸的卫生间，都比农村的茅屋好，她感到自己这辈子算是没白活。

她每月往家里寄钱，时常借鸿雁告知家人平安。不到一

年的工夫，她完全象个城市姑娘。既俊俏，又水灵，尤其是夏天，那海蓝底白花的真丝连衣裙，穿在她窈窕的身材上，真是像含苞欲放、清翠欲滴的花朵一般，大概维纳斯见了，也要妒嫉三分呢！这家的公子是学体育的，身材魁梧，英俊洒脱，有八十年代男子汉的派头，可以说，既有坚实的肩膀，又有一颗火热的心。

“要不是城乡差别，我要找丈夫，就要这样儿的。”姑娘醉心地呢喃着。

“我毕业后，就娶你，怎么样，一辈子住我们家。”

公子的心底翻涌着难以扼止的欲流，甜言蜜语地哄她。

“谁信你，我这个乡下丫头怎能配得上你。”

她咯咯地笑着，留下一串银铃声，跑进了自己的小屋。伫立在小镜前，不禁垂下泪来，谁让自己命苦，生在农村呢，除去这一条，我哪样比不上那些城市小姐？

没有上手的，就充满了诱惑。公子懂得农村姑娘的心理，知道她们在拜物教上有更大的渴求。于是，洗发液、珍珠霜、连衣裙、电子表，象是魔术似地压在小保姆的枕下，她的纯情被感动了，难道他的心里真有我吗？夜里，一觉醒来，只见床头洒满银色的月光，夜是多么的寂静呵！姑娘辗转反侧，没了睡意，她的眼前朦胧出现公子那矫健的身影，那含笑的目光，那令人心醉的耳语，抚摸着精巧的电子表，她渐渐入梦，梦见自己在浩渺的烟海中，穿着白纱拖曳在地的长裙，捧着馨香醉人的鲜花，靠在他宽阔的肩膀上……

幻想，像月亮，像云彩，像飞舞着的星星虚晃在姑娘的眼前，她轻信了机遇与人，这样，使他有机可乘。

这一天，他放暑假回家。家里人都上班了，只有小莲子在厨房里择菜。公子像只狸猫一般钻了进来，他一把抱住她

白皙的颈项，贴在她的嘴唇上，脆脆地吻了一下。姑娘慌了神，回头看是公子，立刻满面绯红。公子趁势抚住她的酥胸，喃喃道：

“哎，想死我了！”

姑娘打开他的手嗔骂道：“不要闹，家里人来了。”

公子哪会受骗，他托起莲子纤细的腰肢，抱着她旋转了两圈道：

“我分配了，现在就是大人了，你知道吗？”

莲子听着他的话，两颊浮起了酒窝，羞涩的笑容漾在脸上，啊！这山旮旯里的女子，竟会有这样慑人心魄的笑靥！

“来，让我们高兴高兴。”公子脸色涨红，喘着粗气，飞跑进寝室。这时，天色已近黄昏，颤悠悠的夕阳从窗棂上射进道道金线，夕阳正向命运的终点坠入。这对异性的灵、肉，都在这无形变幻的摇撼中消融在一起，消融在无边的冥冥之中。

但是，小莲子脸上的笑靥和红晕并没有维持很久，她像是有一种负罪感，脸上现出了阴云，一看到公子，就垂下了无力的头。她是恐惧未来呵！可是，公子却像没事人似的，依然故我。他对小莲子总像老鹰擒小鸡一般强悍。终有一天，小莲子啾啾地告诉他：

“我，有了。”

她的眼里充满了忧伤，话语的尾声让人感到细弱的颤鸣。公子怔了一下，说：

“我想，办法是有的，你别慌。”

这样，在一位妇产医院阿姨的帮助下，莲子坠下了隐患，他们悬起的心，才放了下来。

月色皎洁，星空辽远。在花前月下，一双伴侣沿着树丛

中的小径，柔情缱绻，蜜意浓浓。是公子和小莲吗？不，噢，原来，新换了一位女伴。如果说小莲子是向阳花，那眼前这位小姐便是一朵艳丽的牡丹了，她们不可同日而语。小姐有学历，有文凭，谈吐如行云流水，美貌犹昔日婵娟，公子自然对她倾心爱慕，他们才是匹配的佳缘良姻呢！

小莲子已经坠了两次胎，这几天又开始了妊娠反应，她面带菜色地哀求公子：

“你不是说和我结婚么，我成了这个样子，再也不能作手术了。”

“一会来我屋。”

公子虚情假意地应着，他在心里孕育着斩草除根的计谋。

晚霞初起，西天一片绚红。又是一个日落西山的黄昏。死神悄悄地走来，小小的空间充塞着一派感伤的情味。

“我对不起你，又让你受苦了。喝杯麦乳精，补补身子吧！”

公子虽是强汉，端杯的右手仍有些颤动。九州乾坤，地久天长，断墙去矣，断肠人来。红颜薄命的小莲子，象枯萎的莲花，结出了莲蓬，鲜花必败。她还有什么奢望，还有什么希冀……她心中蓝色的梦幻已经逝去，站在眼前的是负心人。她已无颜回家乡，她更愧见父母，尽管她已预感不测，预感到生命的终结，她却敢于接受厄运的挑战，比男子汉还果敢地一饮而尽，让这苦水带着苦命一起飞向无欺无诈的天国，变成云，化作雨，在太空中哭诉。她就这样悄悄地走了，如果老天闪电雷鸣，那就是她的阴魂在发作，如果上苍大雨倾盆，那就是她的幽灵在飘洒着凄风苦雨。

小莲子痛苦地扭曲了身子，身体逐渐僵硬冰冷了。凶狠